

新嘉園

孫家

謝康著

新書局發行

1928

露絲

A ROMANCE

謝康著

北新書局

1928

給

徐紹烈
袁住常
宗亮球

呈

徐紹烈
袁柱常
宗亮球

謝康

1928, 3, 付排

1928, 4, 出版

1—2000

每册定價大洋四角

露 絲

-A ROMANCE

“山有蕨薇，
隰有杞桋。
君子作歌，
維以告哀。”

——詩，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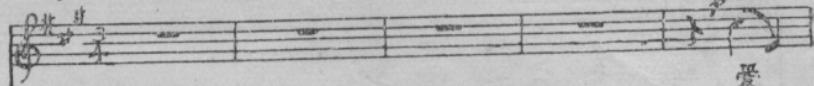
薇 娜 緣 之 祈 禱

HYMN TO VENUS

[Du bist wie eine Blume.]

Largo e con sentimento

Liszt
meine voice



請 請 把 那 雲 边 陰 霊 的 煙 青
仁!

tempo pp

些 的 煙 反 之 回 暮 彌 一
些 畏

dolcissimo

sotto voce

于 憐 人 世 的 青 春 多 前
願 我 和 我 的 爱 人

p p red

rea

ff *credo*

在途 醉眼 静 生 平 可頤 搞戏

p — *p* — *p* — *un poco marcato*

ff *poco animato*

人世的 青春 心 在醉眼 静

ff

曾凡 生 平

鮫人的夜歌

——序裘柱常著『鮫人』并『露珠』

我知道我是淚海的鮫人，………
爛縵的華年會在海水里埋葬，深深；
而且，對着碧晴天上的明月喲，
要把我的淚珠兒瀉傾。

只是當年的月夕與花晨，
如何還幻做昨宵夢里的綠酒，紅燈？
我不解，這年年的飄零與蕩浪，
究屬是夢幻還是多情？

我不解往昔的歡娛溫馨，
只是今朝夢里的思量，醒時的悽清？
寂寞無人的夜里，我漫歌代哭，
哭不回那已往的光陰？——

仲夏夜之幽夢散了，而今，
天上的雲霞隨了海水的泡沫，消殞。
便有十萬斛的明珠喲，何處換
我那溫香艷麗的青春！

啊，天上的太陽又已西沈，
人間的車聲馬聲去了，都馳向黃昏。
多情，還是浩森無涯的波濤也，
澈夜澈朝的伴我哀吟。

埃甸園外

——序詩

裘柱常

人間的春風吹入了草木陰深的埃甸。
園里那蒙昧的男女同歌着春天，——
不知這時候就要流放到荒蕪的去處，
再不能在神祕的天國里片刻留連。

浮過了一個大海就是沒有開墾的人間，
無邊的白雲已經遮蔽了東方的長天。
在林陰里隱躲的斯須雖然不能忘記，
到今朝也只得抛却那夢一般的從前。

再不要踟躕罷，同去耕被咀咒的荒田，
Hiddekel 與 Euphrates 的河水自泛着漪漣。
在這裏的夏娃也還似埃甸園里的仙姑，
無情的時光並沒有偷去她的紅顏。

他倆的歌聲唱出了過去的夢幻，
春天的消息就流落在無窮的人間。
地上的草木這時候也長出了綠葉，
在這裏的亞當更不想念那被誦的埃甸。

露 絲

皎人的夜歌 [序詩]

露絲第一部

露絲第二部

露絲第三部

露絲第四部

中夏夜的明星 [插曲]

銀樣的月光 [尾歌]

自注

正是黃昏的時分：
西山的夕陽照着，
藍碧的湖水，沈默。
湖水輕打着沙灘，
捲起銀樣的泡沫，
彷彿千萬粒真珠，
緣綴在黃金鉛邊。
時起時滅，又好似
天上縷縷的白雲，
黃昏時分的炊烟。
寥廓幽邃的天郊，
掛着斑斕的殘霞。
霞半有幾個沙鷗，

5

10

隨着遠帆兒回家.

淡靄籠罩着湖山.

山上的松林失了

牠們細長的清影.

松林里有個仙女,

在那里嘆息低吟.

她居此十多年了,

已不知看了多少

天上薄暮的霞光,

聽了多少的潮聲.

她盼望老父歸來,

從天明望到日落,

從日落望到天明.

望到林樹兒開花,

望到花落又果生.

她盼望了十多年,

還只是獨自一人,

只是這般的悽清.

15

20

25

30

老父歸去的時候,

山原的春草青青，
燕子從海外飛來，
湖山的春色深深。
誰知燕子飛去了
飛回飛回又飛去，
平原的春草綠了，
變黃，綠了變黃，她
老父還沒有歸意。

35

她老父本是仙吏，
牠本是上界仙子。
只因她年幼無知，
錯犯了天界條律。
因此上降落凡塵，
謫居到這座山林，
是要她思量，要她
懺悔往日的過失。
她老父重返天上，
只留她一人獨自。

40

45

50

松林里仙女望着

暮霞，嘆息又低吟。
那山下的湖莊却
躺在平靜的湖邊，
聽那傍晚的潮音。
那兒叢林的頭上，
早掛着三五疎星。
牧童自山上歸來，
正是黃昏的時分。

55

馴羊兒的鈴聲里，
少女露絲歸來了。
她是個美麗姑娘，
家居在叢林西郊。
西臨着靜平湖水，
湖水爲她時奏着
清平可愛的歌調。
屋後是一座高山，
山上的松林清寥。
松林中那個仙女，
正和她一樣大小。

60

65

70